

因緣甚深甚微妙

◎常 照

二年半前，偶然看到《中國時報》的廣告，鄭振煌老師要開佛教心理學——唯識學的課程。當時只憑著三十年前殘留的記憶，《慧炬雜誌》是正法的雜誌，也知道鄭老師是中華佛研所的教授，更是《西藏生死書》的譯者。

心理系是我大學無緣的科系，而心理學又是我命理研究上急需的知識，雖然我當時尚未拜讀過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但衝著「佛教心理學」這名詞，決然地去上課，也因此，必然的真正接續了宿世永恆的學佛歷程。

人生在轉折點上，總會出現世俗所謂的貴人。我一輩子平順，慶幸自己與同修結了好緣，他願意一輩子無怨無悔的照顧我，二個小孩也都懂事，能照顧自己。世俗眼光的我是美滿幸福的，我大可常和有錢有閒的太太們去喝下午茶，聊聊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當個標準的花瓶太太就好了。可是我沒有，年輕時我好奇，喜歡探討人性。感謝周遭那些親朋，由於他們怪異的個性，雖曾造成我人生過程中一些困擾，卻讓我成長，更促使我去探究命理。學命理時，我了解到心是行為的源頭，有怎樣的心，就會做出怎樣的行為，是行為造就了命運。若要改變命運，就得反推回去改變我們的行為，而改變行為，必須先改變心。坊間，一般的改運法，我認為成效都是非常有限的。《了凡四訓》告訴我們，如要改變命運，唯有改過、讀書與積德。

初期在幫人解命時，悟到人的確是有命運的，果報現前，就是命運起伏的時候。我感恩那些朋友，他們是示現因緣果報真理的菩薩。在替他們解命的時候，我發現我實在無法幫助他們什麼。除了告訴他們運程的轉折時間點外，並不能因解命而改變其業果的現前。當時心理的苦悶無法言喻，想想自己沒什麼德行，如何自度度人？也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一天夢見我獨自一人到了陌生的山上，那兒有一座寺廟，供奉著一尊白色大菩薩，我好奇觀賞的當下，空中突然有聲音叫我的名字，說他了解我的苦境，我潸然淚下，總算有人了解我。醒來後，自己想一想，大概只有佛法才能讓我解脫苦悶吧！從此開始尋尋覓覓……

剛開始時，心態上一直把學佛當消遣，多做些廣結善緣的工作而已。因為人生是有因果的，種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我想我這輩子無法上班賺錢，（很奇怪！我這輩子一直都不缺錢用，在家時媽媽給，結婚後，先生薪水一入他的帳戶，馬上就轉入我的戶頭。可是我卻被「自己要賺錢」的念頭給困住，直到今年才釋懷！）是因為過去世我沒有種下賺錢的因或與人結好緣，所以這輩子我要廣結善緣。舉手之勞的事，我一定做；朋友的願，我盡量去圓滿。（哈！當您第一次開口要求我，立刻被我回絕時，千萬別失望，我很容易改變我的決定。）我去道場上上禪

修課，做做義工；有法會時，做一大堆點心去與人結緣；也發心一年，每週一晚做藥石供養精舍師父；更聽從師父的開示：「勇猛心易發，長遠心難持。」為了要發長遠心護持道場，竟然有機會讓我去小學代課三年，完成我的心願。（為什麼？我想自己賺錢的原因在此吧！）「發心」，真的不可思議！在此我要感謝雙連國小的莊繡美老師的牽線及已由古亭國小退休的葉春梅校長，讓我完成護持道場的心願。也許他們都還不知道我的心願呢！

在道場的十年中，對於佛法要義，一直一知半解，只知道非常喜歡禪宗的意境，雖然數息、參話頭一直做不來，但中道實相觀的心不落兩端，倒是很好用。過去幾年，雖然也經常能讓自己維持在穩定的情緒中，卻總覺得佛法好像不只如此，自己好像還是在佛門外徘徊，覺得學佛路上很孤單，很寂寞。

直到上了鄭老師的唯識學，方豁然開朗，唯識學的名相很多，這堂課聽過了，下一堂老師問起來，又送還給老師了。唯一記得的是緣起性空，不可執著。凡事是緣生緣滅，本來就不是真實存在。體性是空的，因緣和合而成事，因緣缺一條件就不成了。哇！太好用了，我開始經常思惟緣起性空的現象。替人解命時也常把緣起性空的道理，告訴失意的朋友，勸他們一定要盡分，結果如何就隨緣了。這不是消極，因為太多的緣不是我們能掌握的。凡夫畏果，菩薩畏因。我們若想將來能有好果報，就要從當下起，發善念，種善因，最好要以無我的心去做超越善惡的清淨業，從因地上用功，這是非常重要的。若能常思惟緣起，當能體會因緣甚深甚微妙，不是我們凡夫所能解的，唯有佛知道。

學過命理的我，對於佛法中的業力論，非常契應！《光明童子因緣經》說：「一切眾生所作業，縱經百劫亦不亡，因緣和合於一時，果報隨應自當受。」是的，業感緣起，否則為什麼在運勢低潮時，惡事就出現；在運勢高潮時，好事就圓滿。藉由如子平法、紫微斗數、易經等命理分析工具，可以分析得到運勢高低潮的時間點。

去年初，前往印度參加達賴喇嘛的時輪金剛法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藏傳佛教，因緣不具足，達賴喇嘛法體違和，無法聆聽他親自講授《修次中篇》。但同行中有幾位善知識，如中山大學戴教授（黃瑞柔師姐的同學），與他閒聊中，他告訴我，我之所以還在佛門外徘徊是因沒有用心做功課，勸我應持咒或誦經去催芽八識田中的種子，以便趕快接續我永恆的學佛課程。當頭棒喝般，一語驚醒夢中人，加上瑞柔師姐的極力推薦——鄭老師是台灣的佛學之寶，佛法的活字典，要我腳步跟緊些。印度參學之旅，讓我下定這輩子的目標——解脫自在。

回國之後，我繼續在鄭老師門下學佛，接觸藏傳佛法的顯教部分，深覺藏傳佛法的修行次第清楚，容易依循；又拜讀過達賴喇嘛計畫講授而未講授的《修次中篇》講義，方知菩提心就是覺悟的心、利益眾生的心。發菩提心，就是發起成佛以利

益一切眾生的心願。這麼具體，當下可以起而行之事。我對多年來，一直模糊的菩提心概念，豁然開解。常做舉手之勞的事，盡棉薄之力，有因緣去圓滿朋友的願，不就是利益眾生具體而微的實踐嗎？也許是我的學佛因緣具足了，從此展開了我快樂的學佛歷程。

佛法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與生存環境的關係，讓我們有智慧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佛法強調要開智慧，遠離顛倒妄想。越接觸佛法，越感佩佛法的精深偉大。佛法分析宇宙萬法是那麼周密圓融，智慧如海，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人生最有意義的事，莫過於學佛修行。人身難得，人之所以異於其他眾生，是我們有心靈層面的思惟。人生在世，除了滿足衣食之溫飽外，應加強心力的提昇，因為堅毅的心力，能讓我們善巧度過此生，而通往覺醒之路更是我們這輩子的功課。修行即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改正不良的習慣，對治習氣，以正知正見、戒定慧三學斷除我執與煩惱，趨向覺悟與解脫。雖然《了凡四訓》說除了改過，還要讀書與積陰德，但那只是幫助我們改造命運而已，對於我們的解脫煩惱，走上覺醒之路還是不夠的。

二年多來，聽聞鄭老師講解佛法，他的講解是那麼的細膩，那麼的慈悲，從任何角度切入佛法，都可以用在修行上。他教我們如何以唯識學了解各種心王和心所，如何從第六意識起修，轉識成智；如何分析法相，超越名相，解脫煩惱；如何破除我執，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更要三輪體空，能所雙泯，達到圓成實性。他教我們如何由逆觀十二因緣，在生死還滅門中，切斷任何一鏈，或以空性的心去觸，當下消解任何的受，放下，以斷生死流轉。他教我們如何了解體相用三大，在日常生活中分析每一件事，由體大之空性去破除因緣所生之相，以展現無量無邊之功能。他教我們如何跳開五俱意識、獨頭意識，時刻保持正念，依照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而契入實相般若。他教我們如何達到物理空、心理空，可以放下提起，可以承擔一切責任。他教我們修行的法門雖有八萬四千，但不外乎信願門、慈悲門與智慧門，雖然進入智慧門體證體大者才能畢竟解脫，但修智慧門的人要包容修用大相大的人，如此才可以當一位完美、圓融的修行者。

在修學的過程中，聞思修證應同時並行，但先天根器愚鈍的我，老覺得停留在聞思階段。雖然聞所成慧、思所成慧還只是在指月的手指上而已，但在我單純的生活中就很受用。心中經常充滿法喜，因為處處可以印證到佛法的利益，感恩佛法的加被。非常讚嘆覺悟者佛陀的偉大成就，以其實相般若智慧，就眾生根器而說文字般若，感恩眾善知識的解說開導，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起觀照般若。知病得用藥引，服藥得靠自己，聽法而見於實行，才是最重要的。法如鏡子，反觀自己，好思惟的個性，無法在定上得力，但發願要培養覺知力。

今後努力於戒定慧三學是我重要的功課，身語意三業清淨才能免於三界的生死束縛。聞法而發最上菩提心，願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發心修行。修六波羅密，廣行菩薩道，是我最該付諸實踐之事。修行的道路遙遠，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無始以來，不知歷經幾劫了，還在六道輪轉，若不趕緊覺悟，發心修行，下輩子是否仍為人身都是問題。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善知識難遇今已遇，修行的路再難走，只要發心精進，香象渡河，一步一腳印，必不虛度此生。

未來，不知因緣將如何牽引，但願諸善知識的指導，能讓我有清淨的心、空性的
心、無我的心，提得起，放得下，隨緣盡分承擔一切責任。

後 記

自從跟鄭振煌老師學佛後，就經常思惟「緣起性空」的道理，一切都是因緣，心中常自然生起感恩的心、包容的心。今年七月到力行禪寺修習大圓滿法時，老師提到「師尊而後道隆」，要恭敬上師。我們的上師有三種：外上師、內上師和密上師。內、外上師都很容易瞭解，但密上師是誰呢？我想大家會和我一樣很好奇到底是誰。聽完答案很想大笑三聲（礙於上課中），竟然是我經常思惟的一切人、事、物。

老師說：「祕密就不是祕密，不是祕密就是祕密。一切的心、一切的法就是祕密，就是我們的上師。因為一切的心就是一切的法界，一切的聖賢都是由心所生出的。心有了般若智慧，就是聖賢；沒有般若智慧就是六道的眾生。一切三千法界，不管是成就了聖賢或還在六道輪迴的眾生都不離此心，此心稱為法界，又稱為萬法之根源。密上師即一切的心、一切的聖賢、一切的眾生、一切的法界，包括有情無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們的上師。為什麼要帶諸位去溯溪、經行，去聽溪聲；流水聲是廣長舌，歡笑聲、腳打水聲也是廣長舌，都是在開示。水是上師，波浪是上師、黃花翠竹是上師，溪聲、水聲、沙子、石頭也是上師；甚至於跌倒，被石頭擦傷流血了，一切都在開示佛法：一切是有原因的，每一件事都是緣起，緣起的當下就是性空。每一件事情都有無窮的原因，都是整個法界的示現，都是我們心的顯現，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們的上師。可是對沒有智慧的無明者，每一件事好像都是貪瞋癡慢疑的來源，是煩惱的來源，無明的基礎。若是會『觀』，一切的事情都是法，都是上師。連無情器世間也是上師，難怪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我們太聰明，不但不會對頑石說法，還覺得頑石踩起來會痛，我們都太聰明，聰明到沒法開悟。那些比較笨的人都知道一切是我們的上師。我們不僅要對人、畜生、鬼神、一切眾生，對草木、砂石，對整個法界都要以上師來對待、來恭敬。」

多麼寬廣的心胸！若是我們能經常思惟這樣的法義，自己的個性習氣怎不漸漸薰習與修正？二年多來，類似這樣的心得與法喜，真的多得不勝枚舉！很想一一紀

錄下來，但礙於筆拙，思緒紊亂，一直無法提筆。雖然老師曾多次鼓勵我寫下，我還是搖頭拒絕。直到昨天，無意間看到鄭老師在華梵大學演講「生命的機轉與昇華」的文稿後，非常感動。想想老師這麼善根具足，在大學時參加台中蓮社、慈光圖書館辦的「大專佛學講座」後，就懂得要挑戰自己的弱點，磨練自己，要超越自己，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在生命過程中留下一點對眾生有益的事，要讓自己的生命圓滿。而我呢？很慚愧！早已進入半百之年，學佛也多年，自己個性上的障礙，若沒辦法突破，如何發心做利益眾生之事呢？同時也感謝同修的鼓勵，因此動筆寫下這篇心得，與大家分享！ v

